

本土第一位女外科醫生 ——彭汪嘉康院士

邱兆玲

短髮、清瘦的身材、一襲剪裁合宜的深色

套裝、搭配著一雙亮眼時髦細跟鞋，眼前這位外表渾發奕奕神采、精力過人的女士，你絕對不會想到她已然是有了六個孫子的祖母級人物。剛過完農曆新年，頂著一身假日症候群後遺症，筆者來到天母榮總醫院，採訪彭汪嘉康院士。時間已過了下午二時，她的助理告訴我，彭院士才剛去吃午飯。是怎樣的工作熱忱，讓彭院士竟然忘卻了饑餓的饑腸，到了這麼晚時間才去進餐？這就是彭汪嘉康院士，一個畢生投注於醫學濟世的國內癌症權威。

彭院士是台大改制後（由台北帝大改為台灣大學）第一屆招收的學生，她同時也是台大醫學院培



照片由黃毅先生提供

育出來的第一位女外科醫生。彭院士目前是中央研究院院士、評議員，國內癌症醫學與遺傳學會理事長，還主持衛生署直轄的「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症組」，進

行癌症臨床研究與醫護人員培訓計劃。她主持下的研究預算高達六、七千萬元，參加計劃人員多達六十人。此外，彭院士每週還百忙抽空回台大醫學院授課，造福母校學子。

「我一直覺得我是台大畢業的，到那裡去一講到台大，都覺得很了不起，沾了很多光。」說起求學的黄金歲月，彭院士眼眸中散發出異樣的神采，彷彿時光又倒回到她那無憂、忙碌，卻充實的少女時代。

談到進台大的因緣，彭院士說：當初，因父親來台經商認為台大不錯，回到江蘇後極力鼓勵她前來投考。後來，她果然在中山女高畢業後，以優異的成績考上第一志願——台大醫科。當年，台大醫科錄取的學生七十人，女生才九名，彭院士的錄取成績名列全班第六、七。談起學醫，彭院士背後有一個傷感的故事。原來，她有一個特別疼愛、小她十二歲的弟弟，但這個弟弟在四歲時，

因氣喘引發肺炎，不幸夭折。這場變故，使彭院士決定「化小愛為大愛」，奮身投入醫學濟世的工作，以彌補失弟之痛。

學醫是彭院士的志向，也是她矢志不移的興趣。

「醫科沒有興趣真的是不能念的。人家說醫科很難，



照片由彭院士提供
你能指出哪一位是未來的彭院士嗎？

其實，醫科都是背的。念的都是 textbook，是別人的經驗，肌肉名稱、用藥成份都是靠記憶啊！所以記憶力要好，以後則是靠經驗的累積，看了病人活用經驗。所以，我覺得真正聰明的人大概就不會念醫學院了。」

由於要念、要背的科目

太多，彭院士七年的醫學院生活簡直只能用「忙、忙、忙，忙完還是忙」來形容。她說，「台大的學生好是沒話講，因為好的學生都進了台大，老師嘛！你說出色的老師是有，但是並不是那麼多。一天到晚念一套講義的也很多。但醫學院的學生滿 compete 的，大家都是自己在那裡看東西，互相努力學習。」

不過，她進入台大後，發現很多教授授課都是講台語、或是日本話，對一個來台不久的江蘇人來說，根本就是「鴨子聽雷」，有聽沒有懂。因此，她只好自己回家閉門自修、苦念。雖然念得辛苦，彭院士卻未曾改變學醫的志趣。等終於熬到上醫院實習的時候，她覺得好高興、好honor，甚至覺得不睡覺都沒有關係。「那時啊！喜歡動手。我們通常七點進外科病房，但在這之前，我們會分病人，先做查尿、查血、查大便、查痰的工作。我嫌這樣麻煩，乾脆早點去，六點就去通通做，做完才開刀，贏得老師『可教』的讚賞，實習成績得了九十九分呢！」

「我有個好處是，到處倒下來都可以睡！」為了爭取開刀實習的機會，彭院士說，那時白天開刀的都是大牌醫師，那輪得到實習醫生操刀的機會，因此，只好等晚上，常常在急診室坐到天亮等機會。有過這般兢兢業業的學習熱忱，她對現在的學生無論工作、學習意願都不高的情形，深感不解。「以

前每隔一天值班，就很高興。現在要求學生三天值一天班，都來抱怨。動不動就搬出勞基法。」為了提振學生的工作熱誠，彭院士現在凡是有新的住院醫生來，都會親自帶一天，設法誘導其學習興趣。「凡事有興趣都好，才會好好去做。」

由於課業壓力沉重、緊張，彭院士在台大期間，無暇參與任何社團與活動，她回憶說，那時頂多只是和女同學去看看電影，穿著十分正式的服裝去參加葉曙老師帶隊的遠足活動。在男女同學的交往方面是乏善可陳。但儘管如此，她們還是能從枯燥、緊張的課業中，尋找一些上課的樂趣。思及上課的點滴趣事，彭院士嘴角不覺浮出頑皮的神色：「那個時候，有個教German的老師每次上課都牽著一條好大的狗。那狗一上課就睡覺，一到快下課的時候就會起來，真的很靈。有一次，一個男生惡作劇故意去拉狗的尾巴，那狗就站起來，老師就喊下課，結果那堂課我們早了好多時間就下課了。真是笑死

了。」

念醫的女生膽子都很大。彭院士說，「要念醫，也沒想到害怕。只是記得，當時台大醫學院的解剖室是平房，蚊子非常大，就擔心那蚊子咬了那個（指屍體）後，又來咬自己。上解剖學時，比較覺得會害怕的是泡過福馬林的器官或腫瘤，因為那個味道實在難聞。」

曾經受業於台大，目前又為母校服務，彭院士有著台大人的驕傲，她希望台大能夠一直維持「top」的地位。她對母校的發展非常開心，「以前在美國，講到台大醫學院畢業的，很管用。但最近以來，其他學校都在求進步。台大應該想想要如何維持這麼好的聲譽。重要的是老師要想怎樣good，老師非常重要。台大一直以為自己很好，現在應該做一些好的改變，想想怎樣在好的裡面，維持台大一向的水準。」至於學生方面，彭院士認為，台大學生與學校方面關係不夠親密，學生聰明、自我性高，但對學校的向心力卻不夠。她語重心長的建議，學校應該多規劃些可以讓學生參與的事情，從同系的聯誼性活動做起，把教授與學生連在一起，像個家

庭。在學時就開始培養關懷學校的情誼，畢業後感情自然不會斷掉。彭院士也期望，校友會能發揮功能，讓校友經常有碰面機會，不要有事才找，而海外校友會也應主動幫助剛出國的學弟妹。校友季刊則希望能多點親切感，多報導學校的人事物，年初或年尾刊登「學校一年大事紀」，讓眾多校友能夠繼續保持與母校的聯繫。



照片由黃毅先生提供